

# 2017秋美国弗吉尼亚州立联邦大学 (VCU) 交流总结

2018-07-02 15:22:42

我是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本科生，在大三上学期参加了校级交流项目，去往学校是位于里士满的美国弗吉尼亚州立联邦大学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简称VCU。这个项目复旦每年派出的同学不多，所以在成行之前我对它的了解并不很多，然而事后证明这是一段对我而言是很有收获很有意义的异国生活，不仅仅是接触到了新的事物，交了新的朋友，锻炼了语言能力，更是一次对于自我的思索与探究。

1. 学校概况 VCU坐落在美国东海岸弗吉尼亚州 (Virginia) 的首府里士满 (Richmond)，里士满并不太大，它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Confederate的首府，也是一个黑人占多数的城市 (可以参考一下百度和wiki)。平均温度比上海要略低个三四度，夏天最热30度出头，冬天可以看到下雪 (地上会积起来一层的那种)，湿度也是要低一些，对我这个上海人来说还是比较宜人的。VCU的秋季学期是8月下旬开学，12月中旬结束所有final，和复旦的秋季学期节奏差不多。我对VCU的第一印象来源于学校官网，官网提供的信息非常丰富而有很清楚分类，基本学习生活玩耍全覆盖，可以在上面查到讲座、校车、课程、各种活动预告、设施信息、校队比赛、所有行政办公室地址电话等等，还有非常详尽的操作指南；同时VCU在官网集成了所有和校内事务有关的信息发布，结合搜索系统和完整的一二级菜单，可以非常快速的定位我需要的内容 (不得不说官网友好度方面确实领先复旦)。在上课前三天有一个Orientation，相当于我们这里的“新生入学教育”，讲了一些这学期具体的安排和注意事项。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和来自各大洲的交流生做icebreaking的机会，和我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交流学生大概有30个，有韩德英法意瑞典印度卡塔尔澳大利亚等等。VCU也有native students的结对计划，我的两个peer就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其他交流学生的peer也经常回来串门，如果比较open的话会认识非常多五湖四海的朋友。学校会提供住宿条件也很不错，宿舍就在核心校园区，从宿舍出发到校园任何角落步行不会超过15分钟 (可见校园也并不太大)。大部分是两室一厅的套房，两人合用一个卧室和卫生间；少部分是单间。宿舍有厨房，自带四个灶和冰箱烤箱洗碗机，要过自炊生活是完全够用了。事实上我交流生活的很多时间是花在厨房里的黑暗料理上的。

2. 学习 VCU的校舍比较新，各种设施也很不错。教学楼不算多，维护得很好，图书馆外观很有设计感，四层楼的两面墙都是落地窗，几个阅览室的装潢风格也很典雅，只是capacity确实小了些，期末季会比较拥挤。值得一提的是，校园里所有的椅子都对腰部很友好，往往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没有丝毫不适 (相比之下我们的二三四教的座位就显得不太适合久坐)。然而和良好的硬件相比，VCU的学术水平就要差一些了。平心而论，它并不能算是一所一流大学，VCU的优势学科在于艺术与雕塑、兽医学、社会工作，这几门学科在全美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但是其他学科就差一些了。以我这个学科为例，它们的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ffairs在全美political scienc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排名大致在四十名左右，并不出色。VCU的综合排名其实和复旦是一个层次甚至是要略低一些的。校园里的总体学术氛围自然也是和top20大学有明显，平时的图书馆基本是稀稀拉拉没啥人，到晚上10点以后往往一层楼只有不到20个人。从课程设置上来说，美国大学和复旦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一般的学生一学期只有4门课 (个别比较莽的会有5门)，但是课程的平时作业会比较多，阅读量也比较大。以我上的一门“Soviet and Russian Politics”为例，这门课是开给高年级学生的专题研究，每周虽然只有一次两个半小时的lecture，但是会有100页左右的文献需要阅读，上课的时候instructor是默认你全部读完文献来上课的，所以进度会飞快，当然考虑到VCU的整体水平，大部分学生到了期中以后也不怎么读书了，甚至课上还有同学惊讶的问我“你竟然把论文看完了”。每个学期有两次quiz和一次期中，期末是takehome exam，3个小论文里选两个，需要结合所有读过的资料来完成，同时还要提交一篇课程论文。总体看下来任务还是很多的，不过老师的要求也相对比较松。综合下来，一学期选四门课对我来说负担正好。

3. 生活 总的来说，在VCU的生活是比较方便的。校园离开里士满市中心不远，徒步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到市中心和州议会，学校附近有好多公交车线路。周边超市也比较近，宿舍楼下就有个小型沃尔玛，走路15分钟就能到一个大型综合商场 (类似家乐福)。学校里有书店和一个大型的校名礼品店，总之添置生活用品非常方便。吃的方面，学校的食堂系统非常丰富，既有比较路过的自助餐厅，也有分散在校园各个角落的小吃摊，饭卡也能在学校周边的快餐店用 (比如subway、熊猫餐厅之流)。寝室的厨房也是一个好选择，在四个月的时间内我基本超市里的食材挨个搬回来试了一遍。做饭也是一个社交的好时机，可以邀请外国朋友们一起品尝自己做的中华料理，也可以和朋友们一起合作下厨，边聊天边交流一下厨艺。我曾经用番茄炒蛋“征服”过我的德国意大利朋友们，也曾经用葱油拌面让几位美国同学“厚着脸皮”天天来蹭饭。玩的方面，VCU会有专门开放给海外学生的优惠旅游，这也是交朋友出去兜风的好机会。我参加了一次去Virginia Beach，只花了12刀 (除了餐饮)，感恩节还有去纽约的三天游览。有时候我也会和几个美国同学出去兜风，当然开的是他们的车，我们去过一次“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里唱过的西弗吉尼亚蓝岭山，去过夏洛茨维尔，也去过诺福克海军基地。交流时的玩耍不仅仅是和新朋友们组成“国际纵队”，也可以和老朋友再来一次“驻美小分队”，正巧班里有同学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交流，于是在十月中旬去华盛顿看了一场NBA，顺便在他们学生宿舍借宿了两晚，想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经历。校园里的活动不少，比如几个学院在贝尔福宣言发表一百周年之际，联合组织了一系列讲座，请了几位重量级人物来 (然而我并不认识)；11月正好是州长选举，VCU是一个投票站，学校里选举氛围很浓，几位同学拉着我去参加了民主党的选举集会，见到了在台上演讲为候选人拉票的前总统奥巴马。平时各种学生组织会有一些茶话会之类的，主要是大家聊聊天练练口语，交交新朋友。活动确实比复旦是要丰富一些的，只要是愿意走出comfort zone，不窝在寝室里，是可以接触到非常多不同的人事物的。VCU的健身房绝对是七星级，据说是东海岸大学里最大的一个gym，里面力量训练，室内篮球馆，五人制足球场，游泳池，羽毛球球台，乒乓球台，舞蹈房，壁球室一应俱全，而且学生免费，在里士满的四个月，有过清晨六点半起床去打球的时候，也有晚上十一点半从跑步机上下来的时候。对于我这个体育控而言，可能健身房是除了图书馆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了吧。最为重要的安全方面，校园里遍布报警器，校警巡逻很频繁，基本晚上每隔十分钟就能见到一两组穿着制服的VCU police走来走去，校方会邮件和短信通报各种突发情况，总体来说在校园里，即便是晚上，还是很安全的。只是校园外到了晚上还是少去为妙 (其实这在美国哪里都一样)，我在里士满碰到过两次枪击事件的通报，有一次很“幸运”的就在枪击现场的两百米开外，听到了远远传来的啪的一声。

4. 个人感想 以上主要是一些比较“实际”的总结，我觉得对于交流来说，一些“虚”的东西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大二上学期选交流项目的时候，我问了自己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去交流？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毕竟去了一个学期还是会在相当程度上耽误正常的上课节奏。参加交流计划的理由当然可以是“想出去看看”，但是这个理由太过于宽泛和模糊。我个人的看法是，交流是一次很好的试验机会。四个月的时间，足够去了解另外一种教育模式，另外一种生活节奏，与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从而可以以相对较小的成本来得到“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在本科毕业之后出国留学”的解答。对于想要去美国读研的我而言，如果没有一次交流经历，可能会有这样一种风险：申请了学校，出了国上了好几个月的学，发现自己其实并不适合读研，或者并不适应外面的生活。而交流则能够通过一次不算短的观察与尝试融入的体验，对自己未来的方向有一个更准确的把握。事实确实也如此。这四个月我自认为很努力地去观察了美国的大学、美国的文化、与美国的生活，结合之前两次比较久的旅美经历，我对美国也有了一个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我觉得一方面自己能够适应美国生活的节奏，另一方面也确实在真真切切接触到了另一种教育模式之后，发现自己挺喜欢这种学习氛围的。第二，交流也是一次对自己“独居”生活的考验。一方面指的是具体的生活技能，如何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中迅速安顿下来，如何在日常起居中照顾好自己、把自己喂饱穿暖。这些问题的处理在“孤立无援”的异国他乡，和在复旦有人帮衬的情况下是完全不同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自己的一些负面情绪。比如一定会有强烈的孤独感，比如缺少共同背景的可以倾诉的对象，比如不适应当地文化背景的cultural shock，又比如出于语言因素和其他人沟通不畅而产生的焦虑与挫败感。这些负面情感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工作效率，而读书报告和论文并不会因为自己低落的心情而自动完成，因此妥善处理负面情绪，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就成了一个客观要求，“不行也得行”。交流是一次技能和心性上的双重考验。第三，交流是一次对眼界的开拓。我们都是在比较单一的文化背景成长起来的，尽管在复旦也会接触到各个省份的同学，然而毕竟中国文化还是比较同质的。在美国、在欧洲一些最基本的观念和我们有着质的不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他们眼中可能不啻天方夜谭，反之亦然。尤其是对于一个学习政治学的学生而言，我和美国同学经常深入地交流诸如“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毋庸置疑，我们在这些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然而 (至少在表面上) 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保持了一个理性友好的探讨氛围。在课堂上，我也经常会以一个国际交流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的身份提供一些对于美国学生而言全新的视角和信息。一个典型的经历是，在“U.S. Government”课程中讨论到权利法案

时，有一位美国同学在小组讨论中问我“中国有人权吗，你们好像没有公正公开的选举”，于是我便找出了前一学期读到的裴宜理的论文，就它的核心观点——“中国的人权传统在于生存和发展，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权利”作了阐述，结果是课堂里的同学们纷纷陷入了沉思。这是观点的交流，更是价值观的交流，而往往这种交流会促使人直面多样化的存在，进而尝试着去理解（并不必然认同）一种完全异质化的观念。